

這便是人生

樊仲雲譯



上海

新宇宙書店發行

蜜 月

新夫婦倆從花邊舖中出來，一輛馬車，是他們稱爲己有的，與他們自己的馬夫，正停在一株楊楓樹下等着。多麼湊巧！這難道還不能說是湊巧麼？芳儀挽着她丈夫的手臂。事情總是這般順利，自從他們倆到外國以來。你難道不是這樣想麼？喬奇立在步道邊上，舉起手杖，大聲的喊道“喂！”這種呼喚車夫的樣子，芳儀聽了有時覺得有點不快，但那馬夫却毫不介意，可知這確是合式的。肥碩而馴良的馬夫，面上浮着笑容，立即把剛讀着的小報藏過，除去了馬衣，預備遵命出發。

“唉，”喬奇扶着芳儀走上馬車說，“我們且到

那產蝦的地方去飲一會茶，你看怎樣？”

“很好，”芳儀熱心地說着便靠轉身去，心中在想喬奇什麼事總是這樣令人快意的。

“很好。”喬奇坐在她的身旁。“去罷，”他高興地喊着，馬車便動身了。

馬蹄聲得得地從黃綠色的楊楓樹葉下向前趨行，經過小巷，可以聞到檸檬和鮮咖啡的香味。噴水泉的旁邊，婦女們帶着水瓶在汲水，看見他們都停止了談話，目光灼灼地凝視着。他們繞過那咖啡館的轉角，淡紅和白色的遮陽，綠色的桌布，藍色的吸管，非常美麗。他們這樣便到了海邊。溫暖的微風，一陣陣從茫無涯涘的海上吹來，吹拂着喬奇與芳儀。此時兩人，正眼對着耀目的水面，微風好像戀戀不捨似的，頻頻送來。喬奇不禁極口讚道：“好極了！”芳儀紅上兩頰，容色如醉，答說：“這真是奇事！我們在此地乾乾淨淨的兩人，沒有人來叫我們回去，也沒有人來命令我們，除了我們自己。”自從到外國以來，她這樣至少已說過二十多次了。

但是喬奇“真是奇事！”的答話，已經廢棄得長久了。平常他一聽到這話，便和她親吻；可是現在他只握住她的手，塞入自己的袋內，執着手指，說道：“我小孩的時候，常把白鼠藏在袋內呢。”

“真的麼？”芳儀說。她覺得凡是喬奇的事，什麼都值得注意。“你可是很愛白鼠的麼？”

“正是，”喬奇隨意的答說。這時，他眼睛正望着一件東西，在海岸的階級的那面漂浮着。驀地裏，他像要從座上躍起似的喊道：“芳儀！有人在那裏洗浴呢，你可看見麼？不知道竟有人已經洗海水浴了，這幾天來，我只在夢中，毫不知情。”喬奇目不轉睛地望那褐色的面孔，褐色的膀臂，真是目不旁轉。他喃喃地說：“明天，無論什麼都不能繫住我了。”

芳儀不禁有點煩憂起來了，因為她許多年來曾聽到過地中海種種可驚的險事。這完全是死亡的機括。美麗而陰險的地中海呀，現在是蜷伏在他們的面前，像白貓般柔軟的腳爪忽捉忽放的正與沙石遊戲。……但是她在未結婚前本已打定主意，

不應像一般婦女似的去干涉丈夫的快樂，所以她仍然柔聲說道：“在這樣的泡浪中，我想非技能十分嫻熟不可罷？”

“我不知道，”喬奇答，“一般人嘗有許多不近情理的險談。”

說時，馬車傍着一帶高牆經過，牆上盡是盛開的日向花，芳儀不禁舉起她小的鼻子，“呵，喬奇，”她吸着花香，“這香氣多美妙呀！”

“看呀，上面高聳着的別墅，”喬奇說，“你從棕葉縫中便可以看見。”

“不太大了麼？芳儀說，她是除出自己與喬奇二人所能住的別墅以外，看上去都覺得有點不順眼。

“正是，你倘是常住在那邊，真非有一大羣的人不可，”喬奇答，“否則，便淒寂不堪。一定要有大羣的人，纔得熱鬧。不知這所別墅是誰家的。”他說着，敲敲馬夫的背。

滿面笑容的懶惰的馬夫，他當這種時候常毫不思索地隨意回答，說這所別墅的主人是一個西

班牙的富豪。

“在這海岸上，西班牙人多着哩，”喬奇說着，便再把背靠住。他們默默地前行，轉過一個灣，便看見一所白色高大的餐館。餐館的前面是一個小的露台，面臨大海，在如傘的棕樹下設着幾個座位。他們的馬車一到，從餐館中，從露台上來的侍者，就忙着跑來招待，弄得喬奇和芳儀無論怎樣却不過他們歡迎的好意。

“外面麼？”

呵當然他們是坐在外面善於奉迎的侍者身上穿着寬博的外衣恰像一條魚便遊上前來。

“先生，這邊來。先生，這邊來。我有一個很精緻的座位。”他喘着氣說，“一張小巧的桌子，正好給你們兩位。先生，便在那角上，請這邊來。”

喬奇面上，覺得很為討厭；芳儀裝做長於社交，慣和陌生人交際的樣子，後面跟着。

“先生，請坐，此地一定很好，”那侍者勸誘着，用手拿去桌上的花瓶，却又放了下來，好像這是剛摘下的新鮮的花束。但是喬奇却不肯立即坐下，他

知道這種人的狡詭，他不肯受他們的欺騙。因為他們常迫不及待的逼人就座。喬奇把兩手納在袋內，從容不迫地對芳儀說道：“你覺這座位好麼，你喜歡那裏？那邊怎樣？”他問着對面的座位努一努嘴。

這是多麼熟識世務的男子呀！芳儀不禁深深的欽佩，不過她的意見是希望與別人一樣，坐了下來，好望望一切。

“我——我喜歡此地，”她說。

“好的，”喬奇敏捷的答着，便坐下去。差不多比芳儀還快，一面立即吩咐那侍者“二客茶點和朱古律愛克來(Chocolate éclair)。

“是，”這時那侍者的嘴張闔着，像預備再入水去的樣子。“先生，你們先喫烘麵包怎樣？我們的烘麵包是最有名的。”

“不要，”喬奇簡略的說，“芳儀，你可要麼？”

“呵，不要，謝謝你，喬奇，”芳儀說着，希望侍者趕快走開。

“那麼，在茶點未來以前，夫人可要看看養在水槽中的蝦兒？”皺起面皮，滿臉堆着笑容；一手把

餐巾揮着，真像一個魚鰭。

喬奇面上冷冷地表示不耐煩的樣子，接着再說一聲“不要。”芳儀靠着桌子在除手套，等她抬起頭來，那侍者已走遠了，喬奇便除下帽子，隨手擲在椅上，向後壓他的頭髮。

“好了，”他說，“這人走了。這種外國人真叫我生氣，惟一的辦法便是不去理睬他們，像我剛纔似的。唉！”喬奇嘆了一聲，心中覺得自己如果再不裝出這種可笑的樣子，芳儀一定以爲我和她一樣的被招待者窘住了。這時，喬奇兩手都放在桌上，膚作褐色，非常巨大，這是芳儀所熟知的，她很想用手去拿了過來，緊緊的把握一番。但是，事情有使她驚異的，喬奇靠着桌子，伸過兩手來握住她的了”正如她所設想的；一面眼睛不看着她的說“芳儀，芳儀吾愛。”

“啊，喬奇！”正在這幸福的剎那，芳儀聽見一種琤琮琤琤的調理樂器的聲音。她心中知道馬上就要奏樂了，但在這時，音樂都不在她的心上，除了戀愛以外，她已經什麼都忘記了，她微笑的望着

那微笑的面容，此情此景，她覺得快樂極了，差不多要對喬奇說出下面的話來：“我們留在此地罷——我們此時所在的——留在此小桌的地方罷。這是多麼優美，海是多麼優美呀！我們常留在此地罷！”但是後來，她的眼光嚴正起來了。

“吾愛，”芳儀說。我要問你一樁很緊要的事。請你一定回答我，——一定要回答我！”

“我回答你，”喬奇說，態度嚴肅却不及芳儀。

“這事情便是，”芳儀停止了，望望桌下，又抬起頭來，“你可覺得，”她柔和地繼續着說，“你現在是已經真的明白我了麼？已經真的，真的明白我了麼？”

這真不是喬奇所能回答了。明白他的芳儀麼？他茫然像孩子似的笑着，加重語氣說，“我覺得已經明白了解了，有什麼事？”

芳儀覺得他還沒有明白她的問話，於是當即接下去說：“我的意思是這樣：普通一般人，雖然是互相愛戀，却看不見得——這話說起來很難，——能夠彼此完全理解。他們也似乎不必求彼此的理

解。我以爲這是不可以的，所以他們對於那最重大的事情也是彼此誤解。”芳儀說時，面色有點驚異的樣子。“喬奇，我們是不能如此誤解的呀？無論如何，不能如此誤解的！”

“不能如此誤解的，”喬奇笑着，他正想告她自己是怎樣的愛她的小鼻子，忽然那侍者拿着茶點來了，同時音樂隊也就奏起樂來。笛韻悠揚，琴聲嘹亮，配着梵亞林，非常動人。芳儀聽了，若不自己留意，手中的杯盤也許長着小翼，從此飛去。喬奇吃了三個朱古律愛克來，芳儀二個。異味的茶點，喬奇嘗了一口不禁大喊“鍋中的蝦兒”（意爲茶味如蝦湯也——譯者，）聲音比音樂還響；但喫到最後却非常可口，杯盤既撤，喬奇便坐着吸煙，芳儀放大了膽子縱觀形形色色的人們。其中最使她注目的，是聚在一株幽暗的樹下的音樂隊。奏六弦琴的那人，身體肥碩，好像畫中的人物。吹笛子的那人，膚作黑色，倒峙着眉毛，像如對於笛中所發的聲音不勝驚異似的。拉梵亞林的却隱在樹蔭中，看不見他。

樂聲出人意外地戛然停止。芳儀這纔看見有一個身軀高大，頭髮斑白的老人，立在音樂隊旁邊。事情很奇怪，她先前却沒有看見。那人戴着一條很高而發光的硬領，上衣的縫口作綠色，腳上登着一雙破舊的紐扣靴。他怕又是侍者罷？但樣子却不很像，他兀立着眼看遠處餐桌，心中却像遠遠地想着他事似的。他究竟是什麼人呢？

芳儀留意着，正當此時，他用手摸一摸硬領，口中微咳了一聲，半向着音樂隊，音樂又開始了。一種喧嘈激越的聲音，如充溢着活火，如泛濫着熱情，滿佈在室中，散播在閒靜的人間，掌聲如春雷似的迸發了，那人依然眼望着遠處，便振吭而歌。

“嘻，奇怪，”喬奇喝說，衆人聽了都覺得有點愕然，一個正喫冰淇淋的小孩，拿着空匙瞠目不知所措。……這是一闕西班牙的歌曲，聲音很微，真除裊裊不盡的餘音以外什麼都聽不見了。以後，聲音如在顫動。搖搖不定的達到最高點；忽然又低了下去，如泣如訴，如在哀求着什麼，接着調子又高了，收縮了，退席了，要求已被拒絕了。

正當歌聲將止的時候，有一個小孩咄的笑了一聲，衆人隨着，不禁全體爲之鬨堂，——只有喬奇與芳儀默不作聲，“人生難道也是如此的麼？”芳儀在想“世上人類，有這樣歡樂的，也有生活悲慘的。”她眼望波光動盪的海水，拍拍地向陸地愛撫，正如情意纏綿，不忍相捨似的；她舉頭望天，晚霞一抹，光明異常。“自己與喬奇過着這樣幸福的生活，配麼？可不是過分的麼？可見想求享樂的可能，在生活上確非有一種東西不可。但是這到底是什麼呢？”她於是回身問着喬奇。

但是喬奇心中所思量的，與芳儀不同。那個老人的歌聲固然唱得可怪，但是像他與芳儀的現狀，誰知道在共同生活的最初就有重大的事變呢？喬奇這時也眼望着波光柔媚的大海，把口張着像力能吸盡海水似的。海景多優美呀！能使人身體強壯的，當沒有比海水浴更好的了！芳儀坐在對面，身子向前憑着，多麼柔和的呼吸呀！

“芳儀！”喬奇喚。

當她移動那柔媚而驚異的目光向着他時，喬

喬覺得雖極少的報酬，亦願躍過桌子帶着她走。

“唉，”喬奇遽急地說，“我們走罷！你看怎樣？我們現在回旅館去。芳儀吾愛，我們現在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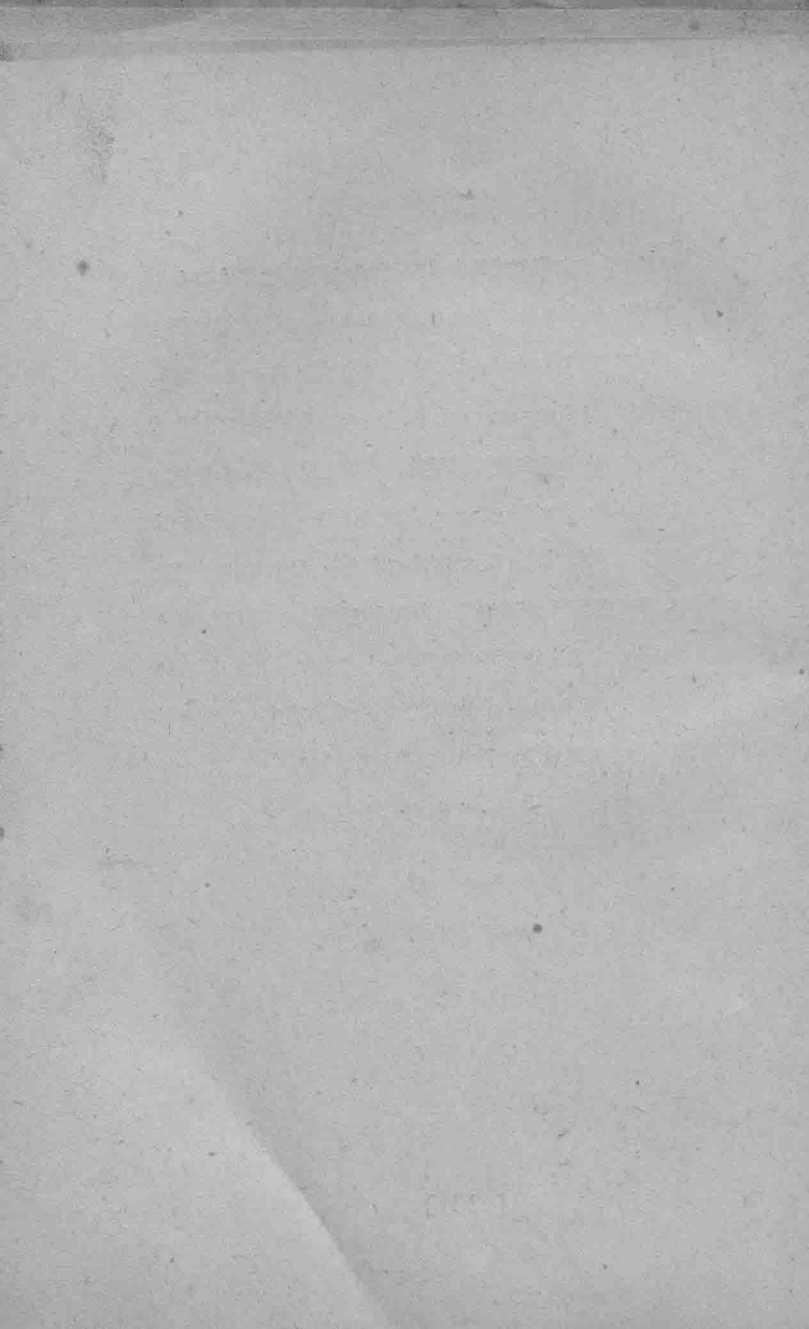
音樂隊又開始奏樂了，“喝，討厭的東西！”喬奇喃喃的罵着。“那個老人又要乾叫了，我們走罷。”

過了一會，他們倆便出去了。

曼殊斐爾 (Katherine Mansfield, 1889—1923) 原名 Kathleen Beanchamp, 曼殊斐爾為她的別署，是最近英國有名的女性短篇創作家。幼時長養於新西蘭，所以在她的作品中，多是該地生活的回憶。如一九一一年所著的德國宿舍 (In a German Pension) 幾全為此種表現；但是從此外的作品，我們知道女士實不止英國，而為一廣受大陸教育的人。她既長居瑞士，且曾築室法國；法文造詣固屬不淺，俄文學的研究亦頗淵深。比較一般限於島國的，生活於倫敦大霧中的作家，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其夫穆雷 (Middleton Murry,) 係 “Athenaeum” 主筆，為英國近代有名的詩人，小說家，批評家及法俄文學的介紹者。穆雷出牛津大學後，辦

“Phythm”，頗蜚聲於文壇，其中署名K M，執評論之筆者，即爲女士。此外如“Forest Philophers,” “The New Age,” “The Adelphi”等，女士俱嘗寄稿。一九一九年，穆雷任“Athenacwm”主筆，女士助夫執筆，直至於死。綜計一生——三十三歲，成績最佳者爲短篇小說：“Bliss,” 1920; “The Garden Party,” 1922; “The Dove’s Nest,” 1923. 本篇即“The Eove’s Nest”之一。女士文字，平易近人，惟中間俗語，頗難逢譯；其間思意含蓄，耐人尋味，而描寫人物，尤忠實於客觀的態度。一九二三年一月九日，以肺病卒於法國 Fontainebleau 之別莊，徐志摩先生在小說月報十四卷五號有曼殊斐爾訪問記，可以參觀。

一九二五，十一，七。



橄欖園

格蘭陶是一個比斯開海灣上普羅文斯地方的一個小海口，地當馬賽與土倫之間。當地的漁夫，看見維爾坡教士捕魚的小船來了，大家都到岸上幫他把船拖起。

船上只教士一人，他雖然是年已五十八歲了，但划起船來仍孔武有力，和一個強壯的水手一樣。他把袖子捲起露出健碩的手臂；他把法衣曳起用兩膝夾住，並將胸部解着，他頭上戴着外覆白布的Cork—helmet，把他本來的三角法帽擱置在身旁；看上去真像一個熱帶地方壯健而特別的教士，實在是適於索幽探險，非所宜於祝頌禱辭的。

他時時回轉身來觀察那可以登岸的地方；他用力把槳悠然的打着水，像如在自炫北方人打槳的技能以驕視無能的南方舟子似的。

小船始終是直線的駛行着，像如要打算走上沙灘模樣，把船底在沙上犁出一條溝來；於是船便停止了。此時，等在岸上接教士的王八，就迎上前去，他們都喜色欣欣，如對教士滿懷着好意似的。

“喂”其中一人用普羅文斯的語調說，“教士先生，這次利市麼？”

維爾坡教士把槳收起，一面並把 Helmet 換上了三角帽，把袖子放下，把法衣扣起；這才回復了鄉村教士的身分，他於是得意的答道：

“很好，很好，——三尾 Ioups，二尾 Murenes，還有幾尾 Girelles。”

五個漁夫走上船去，把身子靠着船舷，像鑒賞家似的觀察那已死的魚類：Ioup 身子很肥；Murenes 頭形平扁，像海中的蝮蛇，令人寒心；Girelles 作紫色，身上並有金黃色如之字形的條文。

其中一個人說道：